

楹联中国行89



6月15日，武汉市汉阳区古琴台。这里又名伯牙台，始建于北宋时期，是为了纪念楚国的钟子期和俞伯牙而建，被誉为“天下知音第一台”。它与黄鹤楼、晴川阁并称为武汉三大名胜。

龟山叠翠，月湖凝碧。仲夏时节，湖北汉阳古琴台被层层绿荫与十里荷风温柔环抱。人得山门，迎面便是知音馆，廊柱间，一副黑底鎏金楹联赫然入目：
志在高山，志在流水；
一客荷樵，一客抚琴。

在廊庑前设案端坐，陈宜外轻抚琴弦，《高山》《流水》的旋律在亭廊间徐徐回荡。琴音跌宕，时光仿佛倒转。伯牙抚琴、子期驻足的千古一幕浮现眼前，那高远的意境让人久久回味。“每每弹这两首琴曲，就像飞到了缥缈山水之间，与古人一同神游。”陈宜外意犹未尽，“音乐如此，文字也如此。眼前这副楹联，与琴曲有异曲同工之妙。”

上联“志在高山，志在流水”出自《列子·汤问》，是伯牙鼓琴、以音言志的千古写照。书中记载：伯牙鼓琴，志在高山，钟子期曰：“善哉！峨峨兮若泰山！”志在流水，钟子期曰：“善哉！洋洋兮若江河！”伯牙所念，钟子期必得之。

俞伯牙，春秋时期楚国郢都人，官居晋国上大夫，是上古顶尖的琴师。钟子期，不过一介山野樵夫，家境贫寒，但楚国深厚的音乐文化土壤，赋予了他顾曲知音的非凡才情。伯牙奉命出使楚

十六字如藤蔓枯枝般苍劲，讲述着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千年往事。《楹联中国行》栏目组特邀武汉古琴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、武汉琴台太和琴社社长陈宜外，一同穿越千载光阴，领略独属于楚地山水的风雅传奇，读懂根植中华文脉的知音情怀。

1.《高山》言志

国，没想到这次故乡之旅让他遇到了善听的钟子期。一曲《高山》，一曲《流水》，两颗素未谋面的心，就此相契。这便是绵延千年的高山流水弦外之音的开端。

下联“一客荷樵，一客抚琴”取自晚唐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·实境》。原文写道：“清涧之曲，碧松之阴。一客荷樵，一客听琴。”寥寥几笔，勾勒山野清逸之景，复刻千年前知音相逢的动人画面。后世文人融合两处古典文句，创作出这副楹联，流传民间。清光绪年间，学术大家杨守敬重修古琴台，将此联刻立传世。

“志在山水是精神的高度，樵琴相对是人间的温度。短短十六字，写尽了知音相逢最纯粹、最本真、最动人的模样。”陈宜外赞叹，“这副楹联凝练隽永，集古句、融诗境、载史韵、传人心，将山川气度、琴心风骨、知音大义尽数收纳其中，堪称古琴台最传神的文化点睛之笔。”

2.《流水》载琴

托付于山涛，从容道：“巨源在，汝不孤矣。”山涛亦不负所托，悉心抚育其子成人。

唐代诗人元稹与白居易，仕途起伏中诗文唱和、休戚与共，世称“元白”。元稹去世后，白居易含泪写下“君埋泉下泥销骨，我寄人间雪满头”，读来令人潸然……

“这些故事，都是伯牙子期的回响。”陈宜外感慨，“知音之交纯粹至真，被后世不断铭记与仰望。”

时至北宋，人们便在月湖之畔筑台纪念；经明代扩建，清代两次增建大修，古琴台从文字传说完整落地为实体文化地标，让后人有了凭吊抒怀之地。

斜晖脉脉，江水悠悠。月湖横卧在长江汉水之侧，从空中俯瞰，形似一张古琴，而古琴台背临月湖，仿佛千年间不断奏响月湖之波。

记者登台远眺，“不尽长江滚滚来”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。陈宜外感叹：“宋代以来，无数文人墨客慕名登台怀古，题诗留墨，让古琴台汇聚着君子风骨。此时再回首眺望，顿觉古琴台文脉悠长，在中华文明长河里光华璀璨。”

岳飞的精忠，李白的不羁，杜甫的沉郁——千载之下，我们读他们的诗词，依然会心头一震、眼眶一热。那一刻，我们就是他们的知音。他们生前或许没有等到那个能完全懂得自己的人，却等来了千秋万代的理解与共鸣。

“志在高山，志在流水；一客荷樵，一客抚琴。”一副楹联，像一座桥，连着伯牙和子期，也连着我们和古人。每一个站在这副联前的人，认真读一遍这十六个字，知音的故事就又活了一次。



武汉古琴台廊柱上的一副楹联。

3. 知音铸魂

如今的古琴台，院中花木疏朗，树影婆娑，清风穿庭，幽静无尘，是听琴观赏、游目骋怀的好去处。

陈宜外驻足廊下，细读楹联与古碑石刻，为我们梳理千年知音文化演变为中华文明独特精神内核的脉络。

春秋战国，“知音”尚处于音乐审美共鸣的层面。《列子·汤问》第一次将“知音”定义为能读懂创作者精神志向的聆听者。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则确立了从高山流水遇知音到伯牙破琴绝弦的故事核心框架。

汉魏六朝，隐逸文化兴起，士人风骨为之赋能，知音含义转向精神知己。隋唐时期，知音文化成为文人的精神寄托，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孟浩然等诗人，在诗中频繁使用高山流水、伯牙子期的典故，知音难觅的诗意美学由此成型，知音逐步演变为大众共通情感。宋元明清，实体文化地标落地，留存海量石刻、楹联、题记，知音文化形成完整的景观体系。

近现代以来，在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征程中，无数仁人志士在舍生取义中“觅知音”。陈宜外提及，曾经风靡大江南北的电影《知音》，讲述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，虽为文学演绎，却也从侧面折射出，那个年代志同道合者为了解国家命运共赴国难的壮怀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武汉琴台大剧院、琴台音乐厅、月湖文化艺术区相继建成，这里形成了“中国最大琴台文化集群”。陈宜外说，如今“高山流水”的琴音，随着中外文化交流，回荡于世界文化版图，“知音”二字，已成为人类共同的情感符号。

一部丝桐春秋，伴着《高山》《流水》的千古琴韵，在江城这片楚水沃土之上，散发出迷人的东方浪漫。

益阳市资阳区张家塞乡合兴村：

一碗甜酒“酿”出亿元产业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熊瑛 雷婧 郭衡

“苏楚江甜酒不放糖，盛光保米粉生意忙。”益阳的老百姓如果听到这句话，就会想起清甜的张家塞合兴甜酒。

在益阳市资阳区张家塞乡合兴村，这碗甜酒带动800余名村民增收致富，去年甜酒产业产值突破1亿元。

一碗甜酒，如何做到亿元产业？7月10日，记者到合兴村一探究竟。

从小作坊到7家甜酒企业，产业规模越做越大

张家塞合兴甜酒有近300年历史，曾是益阳古街的十大小吃之一。“‘甜酒馆，苏楚江，甜酒冲蛋喷鼻香。冬至甜酒夏至浆，腊月恰得到端阳。’这是《老益阳市志》记载的歌谣，说的就是我们的甜酒。”合兴村甜酒文化展览馆，七旬老人李世奇谈起甜酒，如数家珍。

过去，合兴村甜酒小作坊多，小打小闹不成规模。村里家家户户会酿酒，多用来待客或自用。

如何让一碗小吃变成“致富酒”？村党总支书记王孟军介绍，近年来，合兴村整合甜酒生产资源，成功申报甜酒产品SC（食品生产许可）质量认证，建立从糯谷种植、加工到甜酒销售的全链条甜酒产业体系，构建“村集体+协会+龙头企业+农户”产业联盟，告别“家家酿、味不同”的现象。

走进村办企业合兴甜酒厂，映入眼帘的是标准化食品车间。浸泡糯米、蒸煮、拌酒曲、分装、发酵、杀菌，甜酒制作的每一步，都有流程规范。“在甜酒的发酵过程中，我们要确保发酵初期温度控制在25℃至30℃。在这个温度区间拌入酒曲，最利于酵母菌的生长。”工作人员介绍。

2023年，合兴村注册“张家塞合兴”甜酒商标。“合兴”“旭蓝”“东边湾”“玲妹子”“阿连”“富红”“富森”等7家甜酒企业联手，成立合兴甜酒协会，抱团发展。

2023年12月，张家塞甜酒酿造技艺入选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。如今，该村已建设7个标准化食品车间。

从一碗小吃到多款饮品，甜酒产品越来越多

为了吸引更多年轻消费者，村民不断创新甜酒产品形态。

在合兴村甜酒文化体验馆，货架上陈列着10多种甜酒衍生产品：玻璃瓶装的火龙果味甜酒饮品、真空包装的酒糟菌汤鸡……“传统甜酒吃法单一，我们就想着往‘年轻化、便捷化’方向改。”合兴村党委委员刘斌介绍，甜酒企业已成功研发甜酒冰激凌、甜酒

预制菜等衍生产品，从卖原酒转向卖深加工，延伸产业链条。

湖南省东边湾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月红，一直在琢磨怎么让甜酒“吃出花样”。走进位于益阳明清古巷的“东边湾甜酒米酒馆”，只见甜酒冰饮、甜酒豆花、甜酒双皮奶、甜酒冲蛋、甜酒糯米浆等甜酒创新产品琳琅满目。

“在店里，夏天冰饮类甜酒最受欢迎，冬天甜酒冲蛋最好卖。”李月红说。记者点了一份甜酒双皮奶，吃起来冰冰凉凉，既有甜酒的甜味，也有双皮奶的奶香，十分解渴。

甜酒企业还通过萃取甜酒精华，开发液态的系列米酒产品。益阳市旭蓝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原浆糯米酒，推出桂花味、桑葚味等口味的米酒。东边湾甜酒推出“甜醅快乐”系列米酒。“夏天，小龙虾和冰啤是夜宵的绝配。我们调研发现，有些女士不喜欢喝啤酒，更喜欢甜甜的米酒，有那种微醺的感觉。”李月红说，“甜醅快乐”米酒刚好填补了这一市场空白。

从走村串巷到直播带货，酒香越飘越远

“卖甜酒咯！合兴甜酒真的清甜的呢！”在益阳市旭蓝食品科技有限公司，公司负责人郭春生介绍，过去，他挑着担子走村串巷卖甜酒，边卖边吆喝。前些年，他骑着摩托车卖甜酒。村民为了让这碗“致富酒”走出村子，在长沙、株洲、益阳等地开设甜酒专卖店，还走上直播带货之路。

“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，点点关注点点赞。我们张家塞合兴甜酒有三大优势：酒曲正、糯米纯、水质优。”旭蓝公司直播间，郭春生正在镜头前卖甜酒。

在公司打包车间，一碗碗甜酒贴上品牌标签，打包、装车后开始一路“奔跑”，将那碗独属于合兴村的馥郁醇香发往全国。“这件甜酒是快递到长沙的，那件是到北京的……”郭春生尝到直播带货的“甜头”，创下40分钟直播售出30余万元甜酒的纪录。去年，公司产值超过1000万元，其中，线上销售占比65%。

合兴村党委委员刘斌，在短视频平台注册“刘主任80后村干部”账号，用短视频推介乡村好物，吸粉数万。随着甜酒出圈，刘斌索性把直播间变成“农产品超市”，助力张家塞合兴甜酒香飘天下。

“依托甜酒文化底蕴，我们闯出了一条以非遗为魂、以产业为基、以创新为翼的特色产业振兴之路。”张家塞乡党委副书记易振邦介绍，目前，张家塞合兴甜酒不仅占据益阳85%的市场份额，还通过直播带货远销长沙、北京、广州等地。

湖南好人·每周一星

村里有位百变“大管家”

——记助人为乐类“湖南好人”邱田军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曾锦文 周延

邱田军是谁？

“我认识，理发师。”

“水电维修工，前两天给我们家换了电灯。”

“是快递员，还干代购，帮村里老人买米买菜。”

邱田军到底是谁？近日，在新化县琅塘镇龙凤村，记者见到了拥有百变身份的邱田军。

翻开91岁独居老人孙兵斋的家门，邱田军俯身整理理发箱，将电推、剪刀、海绵擦等工具码放整齐。

随后，他轻扶老人落座，用围布裹住肩头后，左手稳梳、右手持推，熟练地为老人剪去花白乱发。最后他又打来温水，帮老人洗净头上碎发。

“老叔，头发剪好了。”担心老人听不见，邱田军音量比平日里高了八度。

早年间，山区交通闭塞，高龄、瘫痪、独居老人下山理发极为困难。年少的邱田军想为老人做什么，没有钱买工具，就上山捡竹尾，一根8分钱，挑到山下卖，一个多月凑齐30元钱，抱回人生第一套理发工具。从此，山路上多了个上门义剪员。

从青丝到白发，这一剪就是50年。邱田军今年63岁，多年来骑着摩托车跑遍全村13个村，为老人理发4000余人次，没收取一分钱。

每月，邱田军固定上门服务40余位独居老人，从不失约。细心的邱田军发现老人指甲厚重难打理，又自费添置指甲修剪工具，理完后帮老人修剪；遇到完全失能、无法起身的

老人，他会备好温水，顺带为老人洗头、擦身、清理床铺。

“邱伢子搀着我去看病，我拿出鸡蛋、零钱感谢他，他次次都拒绝。”86岁的老人伍友姣身患眼疾，邱田军常去探望帮忙，老人把这份好记在心里。

“这日子，不就是你帮我，我帮你，才过得下去吗？”2022年，琅塘镇在全镇27个村（社区）分别建立一支“琅塘星”志愿服务队，邱田军第一时间报名入队。

他给自己设计了一张名片，没有职务，只有电话号码和服务清单：免费理发、上门洗护、水电维修、代购生活用品、代取快递、应急帮扶。名片背面的一句“有事请找我，为民解难题”，成为他对全村的承诺。

这几年，邱田军义务包下全村水电维修；得知村民需要批量采购红薯，主动进城统一批发、送货到户；老人行动不便无法取快递、买药品，他顺路代办，从不嫌麻烦。危难时刻，他更是冲锋在前的抢险队员。2023年11月3日凌晨1时，新化X058县道山体坍塌，有货车被困路面，邱田军接到求助后，连夜冒寒带队清理淤泥，3小时抢通道路。2023年，邱田军获评助人为乐类“湖南好人”。

在邱田军的感召下，龙凤村涌现出70余名“琅塘星”志愿者，清理打扫、巡逻帮扶、敬老助困蔚然成风。“服务乡亲这件事，我会一直干到干不动为止。”邱田军收好理发工具，骑上摩托驶向另一个老人家中。

■记者手记

弦未断，留与后人听

沙兆华

站在古琴台前，我久久沉思：伯牙那一样，断的是琴弦，续的却是千秋弦音。

钟子期死后，伯牙从此不复鼓琴。但两千多年过去，《高山》《流水》还在弹，琴台还在，楹联还在。

“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？”岳飞在

《小重山》里这样问过。“钟期久已没，世上无知音”，李白也这样叹过。“百年歌自苦，未见有知音”，杜甫漂泊一生，留下的同样是这样一句悲凉。古人似乎总在感叹：懂我的人太少了。

可回头想想，这些感叹“无知音”的人，恰恰成为了后世无数人的知音。



6月15日，从汉阳古琴台远眺，汉口（左）与武昌（右上）隔着长江相望。

本文照片均为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童迪 摄